**弥生时代的若狭与敦贺地区**

**概要**

从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业的社会向农耕社会转变是弥生时代（公元前400年～公元300年）的标志。在这一时期，稻田耕作技术、青铜器与铁器的金属加工技术自亚洲大陆传入九州北部，随后经由该地区传播到整个九州以及本州、四国等地。小浜和敦贺平原现已发现多处重要的弥生时代的遗址，为我们深入了解该地区当时的社会、技术、文化发展情况，乃至阶级社会逐步形成的过程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此外，聚落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物品也证明了这里与其他地区在当时已经有了往来联系。

**了解更多**

弥生陶器

与绳文时代（公元前13,000年～前400年）的陶器相比，弥生陶器一般装饰较少，器型简洁，更注重功能性。但此时的制陶工艺几乎保持不变，还是用陶土搓成长条盘绕堆叠出想要的形状，陶胚成型后再将表面抹平，最后用尖锐的工具在器具外侧刻划出简单的纹样。不过弥生陶器的种类更为丰富，用途也更为多样，有炊具、储物罐、碗、高足盘等等。

来自亚洲大陆的铁器、青铜器及金属加工工艺的发展

这一时期，各种铁器和青铜器被引入日本列岛，其中包括武器和典礼仪式中使用的礼器，如铜镜、铜铎等。弥生时代的手工业者逐步提高自身的金属加工技术，用进口原材料自行制造出了武器、工具、礼器和其他用品。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下，青铜器比铁器更为坚固耐久，因此被认为具有更高的价值。青铜器既能制成武器，也是身份的象征，因此这类器具的出现被认为促进了社会阶层的分化。

铜铎及其他礼器

弥生时代的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是被称为“铎”的礼器钟。它们的表面刻有各种图案，其中一些代表人和动物。有迹象显示，部分铜铎的确曾被当作钟来使用，另一些却不然。至今少有证据能够确认铜铎的确切用途，但据推测它们很可能是用在祈祷丰收的仪式中。此外，还有一些武器模样的石头制品或许也是祭祀礼器，它们用石头磨制而成，形状类似来自朝鲜半岛的青铜或铁质的刀剑与戈刃。

敦贺的吉河遗址

吉河遗址位于敦贺平原的东南边界处，时间可追溯至弥生时代中期。从遗址北部的半地穴式房屋，以及搭建在插入地面的木柱上的平地建筑和干栏式建筑等遗迹看来，这一区域应当是居民区。遗址南部是墓地，有简单的墓穴，也有沟渠合围的长方形大墓，后者可能是权势家族成员的墓葬，其形式为弥生时代特有。这处遗址出土的器物包括陶器、磨制石器、礼器、加工程度不一的玉管及其制作工具等。

小浜的府中石田遗址

在2005年至2008年对府中石田遗址的发掘中，获得了许多重要的考古学发现。其中包括若狭地区发现的第一处沟渠合围的长方形墓葬，以及北陆地区出土的第一具木棺。此外，遗址出土了120根木柱，它们分别来自69座建筑物，为人们了解弥生时代柱基建筑结构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聚落的南部区域发现了底部带有简单净水装置的水井。此外，府中石田遗址还是福井县内首次出土巴形青铜器和分铜形土制品的地方。其中巴形青铜器与关西地区多处弥生时代遗址文物的典型样式相仿，而分铜形土制品则大多出土于本州西部中国地方（包括今鸟取、岛根、冈山、广岛、山口五县）和四国地区。

**展品介绍**

本展区主要展出若狭与敦贺地区出土的弥生时代的文物，包罗了在这一时期出现的工具、技术和陶器。府中石田遗址出土的一具木棺采用大块的日本柳杉木板制成，制作时间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前300年至前200年间。棺木底板上有一个正方形的孔洞，可能是为抬棺留出的把手。两组包括锅、罐、高足盘和其他器具组成的陶器，分别出土于府中石田遗址和吉河遗址。两处同为弥生时代聚落遗址，虽相距不远，却受到了来自不同地区的影响，这从两组陶器样式的差异上即能一目了然。

吉河遗址出土的石头小刀，是根据来自朝鲜半岛的金属刀具仿造的。从各种各样的箭簇展品中，可以了解到其加工方法与材料的发展过程。通过凿除石块多余部分制成的叶片形与三角形石箭簇，代表的是一种更加古老的工艺；磨制而成的三角形箭簇，属于弥生时代出现的新技术；最后的青铜箭簇，则是当时最为先进的金属加工工艺的产物。这里还使用吉河遗址的出土文物演示了将碧玉加工为玉管的工艺步骤。从遗址出土的工具和大量加工程度不一的玉管中可以推测，当时聚落居民中应该就有制作玉管的工匠。此外，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吉河遗址出土的鸟形陶器的残片。